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

客窗闲话·听雨轩笔记

〔清〕吴焯昌·清凉道人著

测鬼神之情状

发人间之幽微

读狐魅之故事

洞社会之真情

梦幻之〔围城〕



客窗闲话·
听雨轩笔记

笔记小说精品丛书 重庆出版社

〔清〕吴炽昌著 〔清〕清凉道人著

陈果 陶勇标点

责任编辑 陈 慧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张 进

客窗闲话·听雨轩笔记

[清] 吴焯昌 清凉道人 著

陈 果 陶 勇 标点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阅中华盛印制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6 字数 270 千
1999年9月第一版 1999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5366-4809-X/1·868

定价:23.50元

叙

吴生，余所取士也。遇余时，正在壮年。其才华敏妙，学究天人，谓破壁飞去是意中事也，余于鸾台风阁望之久矣。及乙亥入都，已越二纪，犹是一领青衫，而从事于莲花幕里。因贫改途，深为可惜。乃出其所著《客窗闲话》问叙于余。三复之，益觉才思隽发，议论渊深。生平郁勃之气流露于斯，可快也，亦可悲也。呜呼！欲移风易俗而得其用，托是书以劝善，以惩恶，以示人趋避。既有功于世道人心，当不胫而走天下，是亦名教中之一助与？余故乐为之序。

时乙亥相月书于慈邸 长白山人

前 言

清末笔记小说《客窗闲话》和《听雨轩笔记》是笔记小说中值得一读的作品。作者吴炽昌、清凉道人皆为科举仕途中的不得意者，其著述又都是晚年回忆之作，世态炎凉、人生体味的辛酸甘苦皆深藏其中。虽然不能算作什么“警世良言”，但屡逢变故，一生潦倒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笔记小品不仅含自娱自嘲成份，更多的则是对社会对人生的不平和洞悉底蕴后的无奈，从中我们是可以获取教益的。

吴炽昌，号芑芹，青壮年时，才思敏捷，志向颇高，自以为功名事业上的腾达乃意料中的事。但随着科举仕途的失意，加之家贫而不得不改途作幕宾，俗称师爷者。心中虽有不平，但终为无奈，所以，在其《客窗闲话》中对社会的黑暗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多

有揭露和批判。

《客窗闲话》的写作无疑是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而创作的。这从作品的题材和形式上就看得出来。吴炽昌和蒲松龄的写作状态一样，都是收集、整理、改编或对现有的故事进行再创作而成的。吴炽昌在《客窗闲话》的《自序》中写道：

吴子赋闲之日，好集谈客，设卮酒盘蔬，听谈古今逸事，遇有可惊可喜足以自省而思齐者，一一举笔录之。

这既可看到是吴炽昌的创作状态，也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原则是收集“可惊可喜足以自省而思齐者”的故事。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所不同，《客窗闲话》很少谈鬼说仙或狐或神的故事，大多是人世间的奇闻异事，虽具奇异，但毕竟是人间烟火。

“可惊可喜”原则的阅读效果便是《客窗闲话》的可读性极强。书中的《明武宗遗事》、《双缢庙》、《呆官》、《李寡妇》、《假和尚》、《魏元虚》、《书讼师》、《场外孝廉》、《骗子五则》、《术芷治痘》、《义盗》等，都是读之可以为之动容，使人喷饭的上佳故事。这些故事曲折、有悬念、极诙谐幽默，并有很强的喜剧性，人物形象也极鲜明生动。

“自省而思齐”原则的功利效果便是《客窗闲话》作品的思想意义在于劝世化人。虽然作者对现实不满，对自身命运的不甘，在作品中也不时对统治者给予揭露与批判，但毕竟是属于拾遗补天类，《客窗闲话》的思想价值判断不可能脱出封建伦理道德的窠臼。但作者经历了科举仕途的失意，最终舍去八股制艺而不为，致力于稗官野史之流的搜集整理而欣欣然，这样使作者和当时的主流文化或多或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离经叛道的思想。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对统治者的描写上，在《呆官》这个故事中，作者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把散见于民间

口头流传讽刺官吏的笑话，集中描写在一个极端愚蠢的官吏身上，列举其种种不通人事，颠倒黑白的蠢事，发泄作者对为官者愚蠢的不满。

在对官场中为官者愚蠢的揭露中，作者由于生活阅历所故，还描写了大量的机智能干正直忠诚的幕宾形象：《呆官》中的干仆，《吴桥案》中的程吏，《公大将军延师》中的沈生等。作品中还有一系列描写讼师的故事，初集中的《书讼师二则》、《补讼师二则》，续集中的《补讼师二则》。作者笔下的讼师皆机智过人，在官场断案中翻云覆雨，既可惩治恶人，又能救弱者于危难之中。这和传统的讼师形象有一定区别，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描写，都与作者的官场生涯的体验有关。

此外，本书中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故事，如《明武宗遗事》、《查氏女》、《某郎中》都带有民间传说的痕迹。也流露出作者对人生穷达无定，抒发了对命运作弄人的无奈的一种调侃。

《秦良玉遗事》所述明末女土司秦良玉的故事，以及《难女》、《智女》等篇，可以看出作者对妇女的赞扬态度。集中还有一些描写侠客的故事很是精彩。当然，也有一些篇章描写语涉轻薄，不甚健康，读者自是应持批判态度。

《听雨轩笔记》的作者清凉道人，乾隆年间人，只知其姓徐，清凉道人是他的号。清凉道人的生平事迹不详，从别人为《听雨轩笔记》作的序中，仅知道他“少窥《二酉》，壮历四方；蜀岗邗水之间，五岭三江之胜，皆遍历焉。倦游归里，负耒躬耕，畎亩作息之余，偶成笔记四编，以述生平所闻见。道人抱负素深，乃田园终老，故其见于笔墨者如此。”从以上这段文字看，清凉道人有抱负，但决非名利场中人物。其喜好《酉阳杂俎》这类专收秘藏，记叙异事，道佛神

鬼,灾祥灵符及其他琐闻杂事的书。其主要经历都在游历名山大河,可见其抱负和科举之类的正经事不相干。称旅行家或搜神猎奇者可也。

《听雨轩笔记》是作者晚年把平生所聆听和经历的奇闻轶事记录下来的笔记体小品,其内容大致可分为考古与志怪两类。考古类的作品:《湘漓水源》、《古佛真身》、《留人石》、《龙诞香》、《兰亭源委》等,此等考古亦非现代意义的考古,而是对山、水、奇物、奇事的追根索源,其主旨还是在猎奇。但和一般猎奇者不同,清凉道人先对先人遗迹的访寻中,有一股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气。

清凉道人晚年杜门扫迹,平居于书、史之外无他好,年逾花甲,犹矻矻若肄业生古读终日。所以,读《听雨轩笔记》既有一种书卷气,也有看破红尘的佛道之气,清凉道人在孤寂中编织了许多神怪灵异的故事,来慨叹他的人世感受:《新世狐仙》、《蚌精》、《慈相奇鬼》等,皆是人生世情的倾诉。志怪小说到了后期少了狐鬼仙气,多人世情怀,这也是现实的严酷使然。

总之,《客窗闲话》与《听雨轩笔记》皆是笔记小说不可多得的佳品。这次根据《笔记小说大观》本重新点校,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编者

1998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1)	魏元虚····· (28)
客窗闲话卷一	淮南 燕客记····· (32)
明武宗遗事五则····· (1)	某驾长····· (33)
冯皮匠····· (6)	假和尚····· (35)
查氏女····· (8)	无真叟····· (37)
双缢庙····· (9)	磁州地震记····· (40)
呆官····· (12)	神童····· (41)
萧希贤····· (16)	时医····· (42)
李寡妇····· (18)	神尼····· (44)
鸾仙五则····· (20)	张慧仙寄外诗记····· (46)
王梦蛟····· (22)	白安人····· (49)
公大将军延师····· (23)	齐叫化····· (51)
卷二	书讼师二则····· (53)
	卷三

八松墓	(56)
义丐	(57)
书安邑狱	(58)
和阗玉鼠	(60)
孙壮姑	(62)
沈竹楼	(64)
补讼师二则	(66)
调白	(68)
刘智庙	(69)
吴桥案	(70)
谈鬼十则	(73)

卷四

补谈鬼三则	(81)
孝女	(82)
义仆	(83)
刘大汉	(86)
俞生	(87)
陈制军	(89)
瘦马	(91)
查商	(94)
场外孝廉	(96)
郝连大娘	(98)
周姬	(99)
沈太守	(101)

客窗闲话续卷一

吴封翁	(105)
-----	-------

难女	(106)
语怪七则	(108)
某宫保	(111)
黄大王	(114)
祝由科	(116)
李蒙师	(118)
唐词林	(119)
南宋高宗遗事	(120)
王土地	(122)
许湛然	(123)
王理堂	(125)

续卷二

权阎罗王	(128)
补讼师二则	(130)
粤东狱	(132)
识谬	(134)
智女	(136)
陆清献公遗事	(137)
骗子五则	(140)
奸僧狱	(144)
义盗	(147)
悟知子	(149)

续卷三

严氏	(151)
潘善人	(153)
身毒国	(155)

某制军夫人	(157)	六壬神课	(177)
秦良玉遗事	(158)	妖人邢大	(179)
某郎中	(162)	补明武宗遗事三则	
术芷治痘	(165)	(182)
乌蛇已癩	(167)	通州吏目	(184)
金镖客	(168)	金山寺医僧	(186)
文孝廉	(171)	张廉访	(188)
何首乌	(172)	某少君	(189)
续卷四		许宗伯	(192)
一技养生	(174)	巧令三则	(193)

客窗闲话卷一

明武宗遗事五则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为嬉戏，有亏帝德。即其颠倒予夺数事，虽正史所不录，闻诸故老，堪资谈柄，条列于后。

戊辰科庶常散馆，例在内廷扃试。时诸词林呈艺，有闽人林吉士者，好书古字，如以秋为𦉳之类。帝怪之，问所自出。林历举以对，帝书𦉳字使认，林不识。帝曰：“秋可作𦉳，和独不可作𦉳呼？汝读书少，未称词林之职，著回籍勤读三年，再来就试。”林谢恩出。同乡戚友咸知其为帝所逐，皆不之礼。林本寒士，欲归则无腰缠，欲留则无资斧，欲就教读，则为都人轻薄，无延之者。无奈，在正阳门外卖字为活，已逾年矣。幸其书法之佳，耸动一时。

值帝微行，过其肆，见观者环堵，啧啧称羨。帝不知是何异事，挨入人丛，睹一少年生据案挥毫，得意疾书，法并钟、王，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缘当时一面，久则遗忘，遂入问曰：“吾观汝写作俱佳，当

今文明之际，何不应试，甘为贱业耶？”林举首见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对曰：“我闽人林某，忝居词林。”帝曰：“词林清华，不合行同市侩，有玷官箴。”林曰：“去岁散馆时，因不识御笔，奉旨回籍读书。”帝曰：“既奉谕旨，何不回籍？”林曰：“我实起于单寒，旅资无措，不得已为此营生也。”帝曰：“读书人本色，何不就馆？”林曰：“人皆知为逐臣，无敢延者。”帝曰：“吾荐汝邻省作一幕宾，不愈此耶？”林感悦揖谢，问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于此候信。”飘然而去。诸客皆为林贺曰：“此必王孙公子，必有好音。”欢喜而散。次日，有内监赍黄封一函、白金百两与林，曰：“昨有官人囑我致阁下，其照封面行事，不可窃开，自取其祸。此银以佐车马之需。”言毕竟走，亦不道姓名来历。林观封面大书“亲投山东巡按开拆”，欣然闭肆，雇车马，携旧仆，驰抵山左。时巡按左虚，系方伯权护。林就寓更衣，偕仆往拜。唯时风宪崇隆，官吏严肃，刺不易投，三日犹未得见方伯。林噪曰：“我有都中密信，须亲投者，奈何阻我！”吏始为通达。司阁者唤林入，见其行装暗淡，疑为抽丰之客，洋洋摇首曰：“吾主摄通省总纲，公事繁冗，何暇接见同年故旧耶？若有书札，我为代投，回寓听信可也。”林无可如何，出黄封，交之而归，闷甚。

未几，寓主狂奔而入，望林叩首无算，曰：“小人不知宪驾，褻渎輿从，罪该万死！”林愤然曰：“主人何揶揄我穷途耶！”寓主曰：“小人焉敢！”正分辩间，闻呼骆鸣炮之声，中军、旗牌、巡捕等官，带同吏役，长跪请安毕，僉曰：“奉方伯命，请钦使人署。”林如登云雾，不知所谓。寻被拥入八座，仪仗山列，车骑云从，直入巡按厅事。方伯公服趋迎。林下舆，见庭设香案，所投之黄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请圣安毕，向林揖曰：“请天使宣读圣旨。”林开封读曰：“山东巡按缺出，即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阙九顿首，拜印任事。

方伯三揖称庆，并道有失远迎之愆，退居藩邸。林于是表谢圣恩，请陛见训示。未几，批回云：“朕看尔人才去得，故有是命。尔其谨慎从公，毋忝厥职，三年后来京覆命可也。”林居东任满，回京见帝。帝曰：“如今读书有资矣。以编修用，仍入翰苑，读书三年，以观后效。”

帝入枢密院，见在公之卿相方朝饗。见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讫，来闲话可也。”遂就密室坐。于是卿相饭毕咸集。帝悉命坐，问曰：“卿等所食，知米之来历不易乎？朕在储宫时，意谓五谷若草莽，听其自生自长而已。今巡幸乎田野，查农夫之艰难，方知古人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诚不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风俗各异。其若何播种，若何耕耨，若何收获，各举所知，以广朕闻。”时公卿中多起自田间者，悉数见闻以对。唯尚书某系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饮食尚不知本源，何以理国？尔职居何部？日司何事？得毋旷废耶？”尚书惶恐叩首曰：“臣职吏部，甫自部署来，见单开‘江南太湖司巡检缺出，应归部铨选’等语。”帝大笑曰：“吏部尚书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书曰：“我今日只记得此事，无可奏对者。”未几旨下，云：“太湖司巡检缺出，即着某补。”尚书接旨，茫无主见，谓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应陛辞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末职，曷胜陛辞？只须午门外叩首谢恩，领凭赴任。但旨无降革字样，应以一品服莅事可也。”尚书仓惶就道，至则抚按率百官郊迎。尚书再三辞，具脚色手本，趋谒抚按。各官逊谢不遑，请居省会。尚书曰：“帝命赴任，我何敢违！”择日前往赴任，县令趋改衙署，規制轩昂，亦用辕门鼓吹，与抚按等。尚书至，见署之三面皆农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艰难耳。

于是屏绝舆从，日以青衣小帽游闾阎，与二三父老讲论民间疾苦，应改革周济者，悉注为论。居数年，为人排难解纷，以息讼端，

民皆感悦。值宸濠叛，帝驾南征。尚书见抚按曰：“我曾待罪吏部，驾至不可不迎。然无巡检接驾仪注，请公议之。”抚按司道金曰：“论职则在我等下，论品则居我等上。请以一品服伏谒百寮之末，何如？”尚书首肯，遂迎驾。帝乘逍遥马见之，呼尚书来前，曰：“尔今知吃饭难耶？”尚书顿首谢训。帝命随至行宫，询其所事。尚书将平日所著《因革论》缕晰以对。帝大悦，命居亚相。

除夕，帝忽出宫，历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回私宅度岁，虚无人也。至吏部，闻高唱南腔，似有多人聚唱者。帝突入，唯一小吏陈盘肉壶酒，自斟自饮。见帝至，殷勤让座，酌酒劝进。帝问曰：“汝何官？何独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挂名吏也。封篆后，官与同事俱有宅可归，是时团聚妻孥，饮合家欢矣。吾想如许案卷，设有不虞，贻误不小，是以守此不敢离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见。”遂起去。吏犹执烛远导。元旦，朝见千官。帝问吏部尚书曰：“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见朕。”尚书遣郎官立唤小吏，当陛举首见帝，不禁战栗。帝曰：“无恐。汝能小心职守，勤慎可嘉。汝等役满，应得何议叙？”吏曰：“五年无过，以从九品归选耳。”帝曰：“汝欲何为？”吏曰：“小人所愿者，太湖司巡检。闻是缺前经本部尚书署理，鼓吹鸣炮，体面非常。但小人尚未满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为？”吏欢欣鼓舞，叠呼万岁。帝特命尚书予凭赴任。

宸濠之叛，御驾亲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肆，闻人言“下江因兵差截夺客船，横行索诈，稍不如愿，即毁客货，”嗟怨不绝。帝买小舟，变服似商人，以一卫士、一小监溯流直下。至扬关，有官舫甚巨，巡船数十，虎役百辈，拦截客舟，帝亦在内。逐舟搜索，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献缙。至帝舟，帝僵卧舱中，不之理。

虎役拥帝载官舫，见一官凭几危坐，从役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役捧帝行杖。幸卫士勇猛，挥拳挡护，众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盗魁！”命拿舟子至，褫衣鞭挞，喝令指帝为盗。帝怒，探怀出玉牌，命内监立召大员至值。苏扬巡按奉帝命，仓惶奔赴。官见巡按到，至船头跪迎，正欲诉盘获大盗缘由，巡按见帝立舱中，俯伏请罪。帝无言，唯指挥卫士夺此官纱帽，与舟子戴之，曰：“以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官去。追赃问罪，论大辟，失察之上官皆获严谴，而客舟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凤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设酒肆，以凤姐当垆。是时父适在外，帝微行过之，见其丰神绰约，国色无双，不禁迷眩，入肆沽饮。凤姐送酒来席，误以为娼妓之流，突起拥抱入室。凤姐惊喊，即掩其口曰：“朕为天子，苟从我，富贵可立致。”先是凤姐恒梦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骇化烟云而散。闻言顿悟，任帝阖户解襦狎之。落红殷褥，实处子也。帝大悦。时李父闻喊趋救，门已闭矣，惟闻宝钗声颤，佩玉锵鸣，其女气促音嘶，若不胜强暴者。急奔告弁兵，蜂拥而入。见帝拔关出，兵士伏谒，叱令将凤姐归豹房，爵其父三品卿，赐黄金千两。欲封凤姐为嫔妃，令其自择。凤姐固辞曰：“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恐于身不利。今以贱躯事至尊，曷胜荣幸之至！伏愿陛下早回宫阙，以万几为念，则臣妾心安，较爵赏犹荣矣。”帝颌之，因睹凤姐玄衣玄裳，益显娇媚，故不强易宫装。凤姐恒于枕畔筵前，委婉屡劝。帝乃择日还京，与凤姐并舆齐驱。

至居庸关，风雷交作，凤姐睹关口所凿四大天王怒目生动，眩晕坠马。帝亲扶之，疾忙外退，驻蹕行宫。视凤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宫禁，请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弃天下，不忍

弃爱卿，决不归矣。”凤姐一恸而绝。帝哀怜甚，命葬关山之上，宠以殊礼，用黄土封茔，一夜尽变为白，其阴灵犹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奋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安忍背之！”遂还宫。正史载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劝谏，皆不纳。畴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书》所云“高明柔克”，此功不可泯也。至今过关隘者，遥指白壤，艳谈其事。

冯 皮 匠

冯某，武陵细民也。业皮匠，日以担头谋生。家仅一妻，破屋三椽，亦系赁住者，余无长物。值岁将阑，负债五六串，逋欠十余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偿，与妻谋曰：“我与尔比钱，市斗米度岁。我欲潜入紫阳山洞，俟元旦归来，再作计较。债主来，则以我外借钱为对。”妻诺之。遂携壶茶，怀炕饼，袱被而往。瞥见山洞中有捷足先登之客，貂帽狐裘，危坐石几，如木偶然。冯失笑曰：“我岂误入冢中乎？否则何遇富贵之尸？若谓与我同心者，当属窈窕人子，不应灿烂如是。”客闻人言，陡然惊觉，瞠目视冯曰：“观足下似非雅士。届此残腊，何不拥床头人，举柏酒椒盘之乐，而乃挟具游山，欲追慕清高乎？”冯曰：“姑无论我，阁下何为者？”客曰：“予为姚继崇，乃洋货行主也。放货值百万于郡县各肆，际此残年，各肆未能归结，而客商在行坐取货价，需五十万金。予张罗数日，无人应货。客商势必告讦，则行业将败，而予无归著矣。不得已，权以此地当避债台，第苦饥渴耳。足下来，幸甚！”冯慨然奉饼饵注茗以进，并道同病相怜意。姚饱啖之，若珍羞然，继而曰：“足下所亏几何，而亦甘趋苦境？”冯曰：“吾侪小人，所负者五六串青蚨耳。”姚